

倾城月季绽放在衡州大道(组诗)

■甘建华

倾城月季绽放在衡州大道

驱车行走衡州大道,沿途
 都是色彩绮丽的月季
 都是馥郁醉人的芳香
 都是美人如玉,意气如虹

四月,气温逐渐回升
 旖旎春光,蓬勃万物
 因为一条大道,一路花香
 雁城衡阳
 今年春夏之交的风光
 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绚烂

看那绯扇、粉扇和黄苘蓉
 娇艳倾城的风姿
 嗅那飘过来,又飘过去
 沁人心脾的馨香
 瞧那退休老人互相挽扶
 在花海中缓缓穿行

诗歌,有时在远方
 有时就在家门前
 遽尔感觉城市的幸福指数
 仿若少年,策马奔腾

岷山的下午时光

桃枝依旧绽放吐芳,油菜花
 已开始结籽,岷山的下午
 一抹斜阳,照耀着你的传奇
 人生的下半场,多么雍容壮丽

更荣村,在衡阳县丘陵的中心
 来客们逐一走过:朱江岭,乌龟岩
 荷叶排,星碧町,乌公塘,点兵堰
 赵官塘前,集体注目你坎坷的来路

这是你父亲及祖辈们的故土
 也是你母亲守望的家园
 尽管上天疏忽,关上了一扇门
 却又同时为你打开了两扇窗

那个算命先生神奇的预测
 曾经被哄传为里巷笑谈
 谁又能够料到,平生以弱示人者
 出人头地,成了最大的赢家

英雄到老,宿将还山

故乡,才是最终确认自己的地方
 今生的仁德,必将成为来世的福报
 鹄鹄声里,山前石楠灼灼其红

祝融路小学过来一个小男孩

附近的祝融路小学放学了
 孩子们蜂拥而出
 欢笑着,扑向各自的家长

一个拉着行李箱式书包的男孩
 昂首挺胸,甚至旁若无人
 朝我这个方向独自走来

——好一个帅气的小男孩!
 目光晶亮有神,步履自信豪迈
 甚至,有着成年男人少见的威严神态

他让人立刻想到,这是一个小小男子汉
 我站在原地,目送着陌生的他
 前面街区拐角,一树广玉兰正在盛开

陆家新屋怀抗战老兵卢庆貽

弹洞依然清晰可见,就像一只只
 巨大的眼睛,向天发出悲鸣
 衡阳保卫战老兵
 卢庆貽
 却在这个寒冷的冬日
 合上了眼睛

他的血曾经是热的,热得滚烫
 尚未满十六岁的湘潭伢子
 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
 毅然扛起大枪
 走向衡阳
 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

他是第十军最年轻的战士
 年轻,也有年轻的好处
 只要活得足够韧性
 就能经见尘世间更多的风雨
 就能长相厮守
 星空下的英烈忠魂

——来生再见!
 这是他遵方先觉将军之命
 发出的
 最后一电
 如今,成了他与衡阳人的
 最后相约

斗蜘蛛的大院生活

■唐锦荣

上网上蛛网的小枝丫,从各自火柴盒里放
 出认为最狠打的蜘蛛到小枝丫上,一场精
 彩的斗蜘蛛就此展开。

蜘蛛格斗的“战场”在小枝丫上,倘若
 附近的墙旮旯或杂物间没有现成的蛛网
 可以利用, 还有一个需要有点耐心的办
 法:将一只蜘蛛放到小枝丫上,轻轻一颤
 抖,趁蜘蛛牵着一缕似有似无的轻丝飘落
 逃逸时,不疾不缓地转动小枝丫一一织成
 一张三角形的蛛网后,连同这只蜘蛛将小
 枝丫插在水注上,目的是让蜘蛛无路可
 逃,背水一战。接着,再放上一只蜘蛛,小
 枝丫便成了“蜘蛛侠”搏斗的“战场”。我等
 娃崽凑在一起观战的小脑袋,这时又构成
 另一番景象。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为补充蜘
 蛛,捉蜘蛛是斗蜘蛛的“序曲”。蜘蛛喜欢
 张网在墙角、桥洞、屋檐、岩缝等地方,等
 飞虫自投罗网。有时见人家房门虚掩,不
 管三七二十一推门而入,或手撑着地面在

人家床底张望,或佝偻着腰身在人家柜旮
 旯搜寻。那时,人们单纯朴素、宽宏大量,
 大家都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捉蜘蛛,不会怀
 疑我们有其它想法,因此挨白眼、遭呵斥
 的事鲜有发生。

记忆深刻的是,“通机”偌大的家属区
 有处独家小院,独家小院里,住着莫爷一
 户人家。这天,在莫爷家捉蜘蛛,我弄得满
 身灰尘,蜘蛛没发现,发现床边有只装着
 蟠桃的篮子,咽了口水正要离开,莫爷一
 边替我拍打身上的灰尘,一边问我:“捉
 到蜘蛛么?”见我摇头,莫爷说,“吃个蟠桃
 再到有蜘蛛的地方捉就是了。”后来,我从
 爸口里得知,莫爷叫莫树贤,在南丹当过
 县长,其胞兄莫树杰是为广西解放作出卓
 越贡献、曾任广西政协副主席的民主人
 士。

捉蜘蛛,竟然捉到别人家里去了,这
 恐怕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那个年代
 的大院生活!

制图:
何芬



子堰

■石泽丰

子堰是一方水塘,在我的老家,位于村
 前门口塘的下方,与门口塘隔着四五层梯
 田。

它的下方是河榻,河榻与河汊相连。每
 当汛期来临的时候,河水开始上涨,漫上河
 堤。在一些大涝的年份,河水会顺着河榻漫
 入塘埂的缺口,倒灌进子堰。有好几年,子堰
 的水漫过了塘埂,淹没了一些梯田。遇到这
 种情况,村里人都会骂天。因为家家户户的
 水田本来就不多,种出的粮食不够吃,再被
 河水淹掉一部分,来年春季,村里人绝对缺
 粮。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个贫穷落后的乡
 村,我的乡亲们只得用杂粮来充饥。每次水
 患,子堰都亲历过见证过。

近些日子,我之所以想写子堰,我越发
 觉得它如一位年迈的母亲,在我们吸过它的
 乳汁长大远走高飞后,它仍旧仰卧在那里,
 依着地望着天,仿佛等待着我们的归来。尽
 管下面的河榻里,早年分块到户、靠天收的
 水田早已荒废,它在那些干旱的日子里,还
 是把怀里仅有的一汪水,通过缺口流给曾经
 灌溉过的土地。

在我出生的时候,子堰就默默地守候在
 那里,储存着水,滋润着下方的稻田。它是什
 么时候建成的,村人至今没有一个说得清
 楚,就连年纪近一百岁的雪生公公,都说子
 堰在他儿时就在那里。

子堰于我个人而言,四十多年过去了,
 从我出生到现在。头十五年间,我常常走近
 子堰,去它东边的冲落咀放牛或玩耍,去它
 下面的水沟里捕鱼捉虾。后三十多年,我从
 外出上学到后来落户在异乡,很少回去。即
 使偶尔回去,因时间紧,我也没有特意去看
 上子堰一眼。

渐渐地,它淡出了像我一样从老家出来
 的已扎根于城里的中年人的视线。我们各自
 忙于当下的生活,被世俗裹挟,在日月轮回
 中衰老。如果不是上次都在这座小城生活的
 同屋场的几个人聚集在一起,谈论小时候捞
 鱼的趣事时,我们还真的把它给忘却了。

比我和旭光年长的小龙说,他十岁那年
 夏季的一个雨天,他将一只土筲往塘埂缺口
 的水里一放,稍后拎起便是半土筲的鱼。小
 龙说此事时,竟把子堰这个名字忘了,他描
 述给我们的是一种方位的指代,他用“门口
 塘下边的一口水塘”代指子堰。我和一旁的
 旭光也没有记起子堰这个名字,还是旭光当
 场打电话给他远在两百公里外的老家的小
 叔叔向溪,才打听到它叫子堰。

哦!对!对!对!子堰!子堰!我们三个
 人异口同声。多么熟悉的名字,还有那些童
 年接触过的美好事物,我们在远离故乡后的
 今天,是什么时候把它们给忘却了呢?它们如
 一颗颗值得日后品尝的美味糖豆,被我们早
 年藏进了各自记忆的口袋里。岁月如风,一
 路奔跑,不知不觉中,记忆的口袋被扎破,现
 出了几个大洞,将长年没有提起的物什漏掉
 了。时隔几十年,当我们停下来摸一摸口袋
 的时候,却不知道那些糖豆何时从记忆的
 口袋里脱落了,留给我们的是一脸的茫然。

如果不是七十多岁的向溪叔还记得且
 在电话里告诉我们,我们估计一时间难以想
 起它叫子堰;如果不是小龙提起捕鱼的往
 事,我们也不会主动提起子堰;如果是再过
 几十年,生活在老家记得子堰的那一代人
 不在了,谁还能一口向我们准确地报出“子
 堰”这个答案来……

越是这么想,我越感到隐隐作痛。我知
 道,原本被代代相传,却不料有许多美丽的
 名词在时光淘洗中,被他们的子孙逐个地
 弄丢了,包括许多年后的子堰。即使子堰
 那时尚在,我们的晚辈对它的称谓,估计用
 的是“那口水塘”来指代而已。